电话:0433-7537167 E-mail:tumenjiangbao@163.com www.tmjnews.net www.tmjnews.cn 本版责任编辑 冯雪

朝花夕拾

在水之湄

□王小微

那一汪湖水,就是一座城市的肺。

它清润,透亮,这座城市便也呼吸舒畅。在喧闹的市中心,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这一波碧水荡漾开来,像是打开了无数人的胸襟,也让人的目光有了着意之处。

沿着湖岸款款行,丛丛芦苇跃进眼底。秋天,特别是秋天的时候,那苇叶渐渐泛黄,在凉风里兀自凌乱,淡淡的寒意便涌上心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湖的对岸,可有临水而立的古典佳人?

佳人不见,游人却如织。

世界那么大,能去哪里看看?远行的脚步总是奢侈,而走出家门,踏进公园,却可以成为每天的功课。

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谁来了,便是谁的花园。

风还是那样的风,然而,吹到这里,湖水便泛起了波纹。那波纹,悠悠而远,像极了“满腔心事随波去”。湖的一角,是荷花的天堂。秋天,满眼的澄碧已纷纷枯萎,一枝枝小小的莲蓬迎风伫立,孤傲地托举着自己饱满的籽实。

高大的松树、杨树、桦树……森然矗立着。一棵树,长在公园里,是幸福的么?

金黄的树叶,迎着风,打着旋,飘然而落。用不了几天,大树便裸露着它纷披的枝干了。卸掉了自己多余的装饰,此时的大树,如一位傲岸的老者。面对着满天的寒凉,大树咳嗽了一下,清透了自己体内的杂物和余音。在寒风中,他佯装着疲惫地小憩,暗地里,却打起了精神。只为了春天,暖阳再一次烘烤时,那一次快意的绽放与萌发。

而那些黄叶呢?吸饱了太阳的热量,仿佛攒足了力气,依依不舍,然而也毅然决然地与大树作了最后的告别。一片叶子飘然而落,两片,三片……也纷披而来。天空刮起了金色的旋风,又像是无数扑打着金色翅膀的彩蝶,在翩跹而舞。舞到风住,舞到疲累,舞到大地铺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此时,行走其上,每一步,便都是踏出一首乐曲的清脆,一首小诗的缠绵了。

这湖,在喧嚣的闹市中心,显得如此寒凉而清冷。然而,她静默地,安然地,张开臂膀,拥疲惫的、倦怠的、喜悦的、忧伤的人们入怀。在清澈的湖影里,人们照见自己的表情,就像偶然间重逢了另一个自己。背靠一棵树,感受它温暖的质地。粗糙的木纤维,略略地带着一点温热。一棵树,长在土地上,默默地从不哀伤。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有小松鼠一跃而过。毛茸茸的大尾巴,使它看起来竟有了几分华丽与端庄。在闹市里,小动物也有了自己的家。

“呀!这水真的好深啊!”

是小孩子稚嫩的声音,小鸟啁啾一般。

循声望去,见小男孩正腆着小肚站在湖岸。

“妈妈你快看,那水深得,都到了那个铁棍的腰了!”

小男孩声音激动,仿佛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妈妈笑了。原来,那只是一个铁杆立在湖里,并投下了它的清清倒影。

这样清清亮亮的湖水,当然更是恋爱中的人们最好的去处。

男孩背着女孩,在柳阴下笑着,走着。一段路,女孩被放下。

路过的小男孩再次驻足。看了一眼叔叔阿姨,他一脸狐疑。

妈妈拉着他,他不走。嗫嚅着,问妈妈:“也没受伤啊!”

听不懂的妈妈只管拉着儿子。等到回味过来,笑得眼泪都要流下来。

湖边的开阔地,也是人们跳舞的好去处。

一群阿姨大妈,心甘情愿地听着一个大男孩的调遣。音乐放着,男孩在大树底下坐着,偶尔,拿眼角的余光扫大家几眼。

乐曲声停。男孩腾地站起,披上宽袍大袖的舞服,举起了一把油纸伞。

阿姨大妈们轰然而退。又迅速集结好队形。在男孩的身后,亦步亦趋,模仿得逐渐有板有眼。

人群聚拢而来。一起观看,这以天地为背景的大舞台。

这寂寞而清冷的湖,也是最热情热闹的湖。

诗风词韵

松花江日出

□赵玉川

浓浓晨雾锁江面,江水藏身雾里边。
袅雾身姿飘两岸,神奇景象语难言。
朦胧恍忽一瞬间,一轮朝阳映红天。
遮江之雾随霞散,松花江展露真颜!

慕秋

□张玉铭

又是一年枫叶红,山河五彩似功雄。
鸥群知爱丹江畔,老树童衫晚塞蓬。
篱菊腊风争怒放,北飞南雁笑秋空。
垂钩坐享愿渔上,闲色烹茶欲化戎。

秋思

□孙艳华

枫岭掀开红盖头,凝眸远望已深秋。
层林凋木枝含恨,万里霜天叶隐忧。
落入尘泥生暗喜,交逢冬雪运长筹。
明年可待春回暖,又见蓬勃好朗讴。

诗意盎然

天池寄语

□史立佳

一钵清水,滑过山神的手
洒落在火山口上
水与火的碰撞
一池湛蓝存放山峰环抱中
宛如镶嵌的瑰丽碧玉

境界的高低,没有定义
高出海平面的
必高出平原、丘陵
高出清雅的
必高出苦难或庸俗
你以最高的形体展现
不骄不躁,耐住平静
清流滋润自然的森林
及依附林木生长的野山参
溪边欢饮的东北虎

信奉的深浅,难刻尺度
深过拂晓的
必深过黑夜、寒凉
深过浮华的
必深过贪欲或功利
你用最深的参悟表白
融入自然,顺应自然
蓄满能量养育着这一方人
撰写出关东文化并流传
汇美生态与人文一派和谐

可贵在山顶的姿态
夏日柔情,冬日雪白
风格气度
一幅幅装订成册的风景
留住与大自然相处的
前世和今生

馨香一瓣

岁月剪影

□包利民

一弯不知疲倦的上弦月,把角落里一只蟋蟀的琴声,钩得悠长无比。蟋蟀的琴声唤醒了姥爷的一声叹息,在昏暗的屋子里游走不定。

窗外的黄昏还正年轻,斜阳和一串红辣椒在檐下静静地交流,从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它们都羞红了的脸。檐下的燕子们最近颇为忙碌,可能正在打点行装。走出门,南边大草甸上的蛙声渐渐涌起,却带着一种萧瑟的凉意,混合着渐黄的草叶的味道。西边的天空中,那弯细月正驱赶着逃走的夕阳。

空气中流淌着微微的辛辣,姥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衔着古老的烟斗,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光,正努力想点燃天上的星星。姥爷走出院门,花狗也蔫蔫地跟着他。我扯开嗓子喊邻家的伙伴,声音越过土墙,把他家的门窗都敲红了,却也不见回应。便觉得很没意思,想自己出去走走。

花狗快跑几步一跃蹬上了院门前的矮墙,旁边那棵并不高大的杨树上,忽然飞起一群麻雀。这些不安分的精灵,这时候反而越发欢快起来。顺着土路向西,不知撞翻了多少迎面跑来的风。走进村口高岗上那片小树林,似乎找到了风的来处,无数的风在里面嬉戏,地上薄薄一层落叶,偶尔还有被风引逗下来的,一片,两片,三片。

目光在开阔的大地上游荡,近处的一片大豆便送来阵阵起伏的笑声。细细的河更显得清清亮亮,被奔跑的霞光踩踏得泛起层层叠叠红色的笑纹。长长的风牵着我的衣袖,回到路口,转头间发现,姥爷正站在大坝的边缘,花狗蹲在身边。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幽暗中一人一狗,像个剪影。西边天上的那弯月更亮了,我愣怔了一会儿,猜想着姥爷在看什么,大地?落日?庄稼?

花狗发现了我,飞快地跑过来,摇动的尾巴把夜色一层层地涂抹。我和花狗回家,姥爷依然一个

人站在那儿,他手边有一点光在亮着,不知是远天醒来的星光,还是烟斗里未熄的火光。路上遇见一辆马车,两匹马闷头走路,不紧不慢,任凭三表舅扬起的长鞭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的脆响。

夜幕垂下来,村庄竟然比白天热闹了些。三表舅的马车刚过去,比我大上五六岁的“二歪”,便驱赶着他的羊群过来了。那些绵羊杂沓的足音和凌乱的喊声,把本该寂静的夜给搅乱了。我发现,“二歪”已然换上了一件很厚的衣裳,上面重叠着补丁,他还是逢人就歪着头笑,有时哭着也笑。他笑的时候,我常常忘了他不会说话。

牛马羊齐全,才是真正的村庄,还有我身边的花狗。只是一直到跳进院墙,也没看见牛。花狗比我先一步跳进去,让我嫉妒得轻踢了它一脚,它装着哀叫了一声,把还在散步的三只鹅和七只鸭子吓了一跳。它们跑到从窗口溜出来的灯光下,它们笨拙了许多,似乎身上的羽衣更厚实了。

那夜我睡得特别早,梦里一片繁华,五月的阳光,六月的河水,七月的大地,正把一个夏天依次绽放。然后,或许是花狗的叫声,或许是村里其它狗的叫声,把我从梦里拽出来。窗外,是八月的夜,西边来的风摇动着邻家园里的那几棵大杨树的枝叶,一片细细碎碎的带着凉意的声音,纷纷坠落在枕畔。

然后又睡着了,一个长长的梦,长如一生。无数次看到大地上的种种,无数次迎着那种凉意,却没有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苍凉。

生活感悟

秋天,我发现自己长成了一棵树

□王景香

本来以为自己应该是一朵花,一朵开在野外的花。

本来以为闯进我生命的你,会用你全部的爱温暖呵护那棵柔弱的身躯。

可是,一场一场的风霜,一场一场的雨雪,打在我柔弱的肩头,我渴盼的眼神望着你的眼,你的脸。你无动于衷,漠然。欲言又止的话,凝成滴滴的泪洒在我的心蕊,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泪已成殇,而你便成了我不再依靠的肩膀。我踽踽独行在人生的小路,独自挥掉泪滴后的直面人生。

雨过终归天晴,伤过终归结痂。我努力平复舔舐自己流血的伤口,不再流泪。结痂处,粗了一圈又一圈,渐渐长大长高,凋零了花瓣,却蜕变成一颗树,一颗昂首的,迎风飞扬的树。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生活让我挺起了胸膛,让我不畏将来,不管明天会不会袭来凄风苦雨,长成的树就有了对抗的能力,因为经历的是成长,成长的是胸怀,是意志,我若不倒,天耐我何!

秋天,我发现自己长成了一颗树,迎风长啸!

信手拈来

开启一段音乐之旅

□郎新艳

目光如水,静静地流转过每一页乐谱,双手在黑白琴键上轻轻地滑动,一个个音符列队飞扬,传到了遥远的星空。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音乐,跟妹妹一起学了乐器中阮,第一首歌曲是《东方红》,每次弹琴总会想起这支曲子。

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我遇上了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学会了在电子琴黑白琴键上放飞自我,让忧郁的心灵得到舒展,让封闭的世界得到认可,随着一曲《金达莱花》全球华语歌词的评选获奖,对音乐的喜爱也在一点点扩展加深。百易其稿,过程艰辛,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磨,我终于写出了第一首歌词,后来又写了《剪纸情》《青春梦想》《加油啊,武汉》……有了更多更新的尝试,才体会到这三分钟过耳儿艺术独具的魅力!

后来,我在网络上遇到全国级写作导师,他在QQ群里常说一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印象最深是听导师作品《草垛很美》的配乐朗读,同学作品《婆婆给我当“远程文秘”》《三八节大变脸》,让人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和谐与浓浓的亲情,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引起了大家深深的思考。

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教育家孟子,曾经问过梁惠王一个问题,说“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梁惠王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若与人。”朝鲜族同事小崔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她曾对我说:“我听歌儿,只要是打开了,就不会中断,一定要把这支曲子听完。”真是和我一样痴迷,朝鲜族的音乐节奏感特别强,适合边唱边跳,平时老人过花甲,孩子过周岁都有本民族的音乐相伴,土生土长的大众歌手一开口,大家就能听出来那熟悉的曲调和家乡的韵味,掌声雷鸣般地响起,舞者排成长龙。

音乐无处不在,从古到今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个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的特色。音乐家有国别,音乐作品无国界,听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秋日私语》《致爱丽丝》,日本陶笛《故乡的原风景》,俄罗斯女孩精彩演绎的《喀秋莎》,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茉莉花》……深深震撼和影响了世界。

那七个音符就像七个小兄弟,把生命世界的快乐用节奏表现出来,有忧伤的,有快乐的,有空灵的,有小清新的,有DJ……无论是哪种感觉,都代表不同的心情,都让每个人的细胞活起来,让心里的情绪散发出来。

我喜欢瑜伽的音乐,在舒缓的音乐中就感觉像一滴水从头顶坠入,全身宁静恬适,物我两忘,只有流动的水缓缓地流过,浸透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再重新舒展,心灵得以片刻休憩,生命随乐曲轻舞飞扬。

我喜欢歌词创作,曾与爱好者同歌踏舞,与乐同行,这是一个大同的世界,作者有国别,作品无国界,爱乐朋友,心意相通。我和音乐有缘相约,目光如水,静静地流转过每一页乐谱,我又开启了一段新的音乐之旅。

世相扫描

“捡秋”之乐

□杨丽丽

“捡秋”在我们老家方言里又喊作捡秋漏儿。与土地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陌生,就是在田野的庄稼收割完毕以后,继续在庄稼地里刨刨挖挖,寻找遗漏下来的玉米、花生、地瓜等。

寒露过后,满地的庄稼、满树的果子都带着浓郁的芬芳涌进了农家小院,放眼望去庄稼地里一片天高地阔,果园里也变得萧条和寂寥起来。那些躺倒的庄稼棵子、渐次枯黄的草丛里就藏着无数遗漏的惊喜。

其实那些年打下的粮食足够生活,可是农人们敬畏土地,也敬畏粮食,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于是秋收过后就会有一些妇女孩子加入捡秋漏儿的队伍。

小时候最喜欢和母亲去捡秋漏儿,不仅因为可以天高地阔地玩耍,而且还能品尝捡到的秋漏儿,体会那种希望就在下一锄头,或者惊喜就在下一棵瓜秧子上的喜悦。

花生地,是捡秋漏儿最多的地方,那时候由于原始的收获方式总是能或多或少遗留一些花生在土壤里。挎一个小篮子,拿一把小锄头,跟在母亲后面,东刨刨,西刨刨,只是半天过去了,找不到一粒花生。母亲就不一样了,母亲很认真地在地里翻捡着,刨起的土块整整齐齐,像给别人犁了一遍地。母亲常说:“别人允许我们在地里捡秋漏儿,我们也要尊重别人,不要像小狗子撒欢儿,把别人的地弄得坑坑洼洼的。”我吐吐舌头看着母亲篮子里白白胖胖的花生,就忍不住大快朵颐起来。花生地里最好捡的秋漏儿,是在主家犁了地种上麦子以后,要是再赶上一场秋雨,那就更妙了。藏在土壤深处的花生被犁铧翻了出来,又被秋雨淋得干干净净,一个个等着我们去捡。

西瓜地里也能捡秋漏儿。小时候种西瓜的人家不多,都是摘了瓜去卖钱。母亲深知农人的不易,深知西瓜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西瓜地里捡秋漏儿,可是又禁不住我们几个孩子的软磨硬泡。母亲去捡秋漏儿都会事先询问一下西瓜地的主人,确认人家确实卖完了瓜,又自家人都捡过一遍了,母亲才肯带着我们前去。明知能捡到的西瓜微乎其微,可是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去帮忙。匍匐在地的瓜秧子都被买瓜的人扯到了一边,乱糟糟缠成一团。我们最喜欢这种乱糟糟的瓜秧子,主人家懒得去搭理,极有可能遗漏一两个小西瓜。我们姐弟三个用脚踩用手摸,有时候还真能摸出一两个小西瓜,长得坑洼不平,是连主家都嫌弃的丑样子。可是我们不嫌弃,都说歪瓜裂枣甜如蜜,这样的西瓜被我们摸出来都会就地解决。一拳头下去,西瓜就裂开了,吃在嘴里真真的比蜜甜。

捡秋漏儿靠的是耐心和坚持,几斤花生几个小西瓜值不了几个钱,可要的是那种感觉,虽然收获甚微,大家还是乐此不疲。走在天高云淡的天地间,一锄头下去就会收获一粒花生果,扒开枯萎的草丛就会发现一颗隐藏的枣子,令人得到一种满足,一种意外收获的惊喜。那些藏在土壤里、枝头上、草丛里的惊喜会让你时刻充满着希望。捡秋漏儿捡的不仅是庄稼,还有那些藏在人们心中无尽的希望。

闲情偶记

清事自适

□王太生

《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幽人清事,总在自适”。喝酒时,不起哄,谁也不劝谁,以适量为乐;下棋只是消遣,不为一棋之争伤了和气;吹笛只是怡情,无需讲究成一定的风格腔调;弹琴为了添兴,不在乎旋律的高雅,节奏是否美妙动听;朋友见面,随时随地,不必提前相约;客人来访,宾主尽欢,不迎来送往,最是感情亲切自然。

清事,清新淡雅之事。比如喝茶、聊天、踱步,青瓦纸窗下听雨。

清,是心清,空如山谷,一缕淡烟;事是俗事,无巨细,无缓急,亦无功利,忘了时间远近,光阴高低。

宋人林洪,一本肥红瘦绿搭配得舒服的《山家清供》之外,还有一本满纸微风的《山家清事》。所谈之事,亦俗亦雅,将相鹤、种竹、酒具、山轿、火石、泉源、插花、诗筒、食豚、种梅养鹤、山林交盟……统统列入清事范畴,让人饶有兴味的是,有一款梅花纸帐:在一张床的四角竖起四根黑漆柱,上横架一个顶罩,在顶罩和床头、床尾以及背壁三侧用细白纸蒙护起来,在上下床的一侧悬挂帘子,就做成了一个纸帐。在纸帐之内的四根帐柱上各挂一只锡制的壁瓶,瓶中插上新梅数枝。

这是怎样的人生睡姿,无论文睡,还是武睡,人如鸟一样匍匐在巢,躺在梅花纸帐里。

其实,在我看来,梅花纸帐里能治失眠。四周不会被打扰,有一种遮蔽感,帮助入眠的清淡氛围,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可以安神,一觉睡到东方既白,光线穿透窗棂。

我如果出生在古代,白天太忙,生一些烦心事,大概也会有这样的一顶纸帐。舒服地躺在床上,翻几本闲书。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梅花纸帐里除了看书,也可数钱、游戏、喝喝、啸歌,抑或喃喃自语,梅花纸帐里,温柔之乡,大概就是做好梦的地方。

想法单一,清闲笃定,按我的理解,抬头看天,低头观水,便是清事。

清事是两个好友,对面小坐,串门聊天。夏天轻摇蒲扇,冬天可拱袖,两人对坐,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淡事,其中一个大概是头天没有睡好,还打着哈欠。

抱膝闲看,也算是一桩清事。某个人,抱着膝,左望望,右看看,他闲淡无事在看街,看红尘滚滚,人如蚁。看到对面有个光头男人,在甩春卷皮,手上沾着一团面糊,黏而有弹性。炭炉子支得老高,齐到胸前,炉上置一铜皮平锅,面糊在烧热的铜皮上一甩,揭下来,就是一张春卷皮。一甩,又是一张,一甩一甩之间,案台上已经码了一层春卷皮。圆形的春卷皮薄如蝉翼,拎一张春卷皮,在阳光下看,透过稀疏纹理,看见熙攘的市井人影。

清事之清,在于它的安妥,轻手轻脚,轻声轻气,清新淡雅。

月下散步是清事。有一次,朋友张老大请我到乡下喝酒,宴罢,在他家屋后月下散步,张老大对我说,你们这些城里的人,有空经常到乡下走走,在城里你能看到这么亮堂堂的大月亮吗?诗意的月光只有乡下才有。张老大在月下摇头晃脑,像个诗人。这样,我就想起九百多年前宋朝的一个夜晚,苏轼看见窗外月光如水,睡不着,便披衣出门去找朋友张怀民。住在承天寺的张怀民也睡不着,两人在月下散步聊天,所谈皆清事。

俗世生活里的庸常感受,木板上钉钉子,也有清事之趣。我以前在旧家具上钉钉子,钉子被敲到木板上,看似喧响热闹,敲敲打打弄出很大动静,其实并没有什么,诉求也很简单,挂一件衣物,或拴一根绳线,它本来就是一件清事。

这个世界微微的抱憾是什么?是“无人相与言清事”,没有交往的朋友闲坐谈心聊天;最充实的快乐又是什么?是“道人清事饭溪蔬”,一个有品位的人,他的快乐是做着煮饭炒菜这样琐碎的事。一切归于平淡,总是遵从内心。

一件事,本分、安静,是清事。清清寂寂,纯净透明,没有杂质。这个人,在过程中,神态安详,呼吸均匀。既是妥妥帖帖,气定神闲地做一件事,也是一种修身养性。